

陶渊◎著译



历尽沧桑的 基督山伯爵

Lijin Cangsang de Jidushan Bojue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历尽沧桑的 基督山伯爵

Leijin Cangsang de Jidushan Bojue

陶渊◎著译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陶渊 20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尽沧桑的基督山伯爵 / 陶渊著译. — 大连 : 大连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684-479-3

I. ①历… II. ①陶… III. ①长篇小说—文学研究—
法国—近代 IV. ①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3924 号

出 版 人:刘明辉
策划编辑:卢 锋
责任编辑:刘春艳
责任校对:金 琦
封面设计:林 洋
责任印制:刘振奎

出版发行者:大连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邮编:116011

电话:0411-83620401 0411-83620941

传真:0411-83610941

<http://www.dl-press.com>

E-mail: cbs@dl.gov.cn

印 刷 者: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 面 尺 寸:145 mm × 210 mm

印 张:7

字 数:182 千字

出 版 时 间: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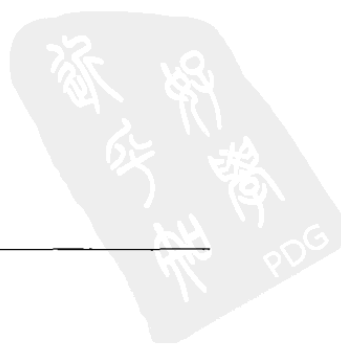
印 刷 时 间: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20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684-479-3

定 价:24.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
购书热线电话:(0411)83620401/8362104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陶渊,男,1930年10月生,山西省平定县人。中共党员。

1950年于哈尔滨外专修完俄语本科学历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办公厅等处任翻译。1955年入北京俄语学院研修班,1957年毕业后先后在大连外专、辽宁师大外语系、大连外国语学院任教。

离休前任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学位委员会主席,党总支委员,理论教研室主任、教授,现代俄语语调和修辞学硕士生导师。1990年随国家教委组团赴苏联参加国际俄语教师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离休后于1992~1993年应邀赴俄罗斯国立远东大学讲授俄汉语比较修辞学。2001年至2005年在大连老干部大学书画班学习。老干部书画协会会员,大外书画沙龙成员,作品多次在市老干部活动室和学院展出,时有获奖,并为自己的《历尽沧桑的基督山伯爵》和《新编世界童话精选》绘制插图。

离休前主要社会兼职:辽宁省外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大连分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已发表的主要译著:苏联长篇小说《净水石》(沈阳出版社出版,获学院成果奖),法苏合制影视剧《基督山伯爵》(与大连电视台赵永昌合译,长春电视制片厂配音摄制),《新编世界童话精选》。

编写的教材和发表的主要论文:《现代俄语语调学》《现代俄语语音学》《现代俄语音位学》《现代俄语重音学》《现代俄语格律诗的言语特色和调体》《艺术言语句型的语调结构》。

前言

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自 1845 年在巴黎问世以来,一直以其巧妙别致的构思、曲折离奇的情节、简洁明快的语言博得世人的钟爱,魅力经久不衰。1988 年马尔克·扎哈洛夫(俄)用俄语改编成两部同名影视剧,由法苏合拍成电影在苏联上映。1992 年大连电视台引进该片,由陶渊、赵永昌译成汉语,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按第一部影片《伊夫堡的囚徒》和第二部影片《赏罚分明》的顺序配音制成五集电视连续剧《基督山伯爵》,播出后深受文艺界和广大人民群众青睐。

电视剧《基督山伯爵》在各省级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广大观众和文学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在屏幕上目睹一个多世纪前塑造的文学人物饱经沧桑的风姿,无疑是难得的艺术享受,自然感慨万端,浮想联翩。

影视剧《基督山伯爵》是在拨乱反正后的文艺思想指导下改编的。它摒弃了原著以宗教规范人的言行的浓重倾向性,强调文艺作品对人的教育作用,显现苏联文艺作品的特色。为满足广大读者和文学爱好者日益增长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促进他们的审美意识和艺术鉴赏力的不断提高,我编写了《历尽沧桑的基督山伯爵》一书,历史地展现小说原著《基督山伯爵》中所刻画的文学人物时跨一个半世纪、地越欧亚大陆、历经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的熏染之后显现的微妙的形象异彩。

《历尽沧桑的基督山伯爵》难能可贵地将苏联解体前夕的文艺作品奉献给中国读者,不仅颇具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而且通过它与小说原著《基督山伯爵》及其他根据同一部原著改写的同名小说作了比较,从而帮助中国读者进一步扩展视野、加深思考、精心玩味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和改写的同名作品各自特有的风采。

《历尽沧桑的基督山伯爵》全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学剧本。包括所有剧中人物的对话、独白和歌词。第二部分是影视剧《基督山伯爵》和同名小说原著以及其他同名改写本小说赏析，包括本人撰写的评论文章八篇。文章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展开论述，读者可从中看到，《基督山伯爵》由小说改编成同名影视剧，由巨著改编成缩写文本，不仅仅是艺术形式和篇幅数量的改变，而且通过书中的人物形象，可以明显地看到不同的时代特色和社会历史风貌。通过小说原著与不同改编文本的比较和剖析，不仅可以使读者更深刻地领略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而且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掌握文学发展的轨迹，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与社会历史的相互关系。

陶 渊
2010年9月

目 录

□ 影视剧《基督山伯爵》文学剧本

第一部:伊夫堡的囚徒 / 3

第二部:赏罚分明 / 69

附录:歌词 / 136

□ 影视剧《基督山伯爵》及同名小说赏析

谈影视剧《基督山伯爵》中人物形象的异化 / 145

人物形象与法制 / 158

忍受双重折磨的囚徒 / 165

罪恶的眷情 / 176

地牢里的学者 / 185

语言与人物形象 / 191

韵味各异的名同盆景 / 202

给世人留下合情合理引人奋进的文学遗产 / 209

影视剧《基督山伯爵》
文学剧本

伊夫堡的囚徒

1

在灰蒙蒙的海面上，一只小艇上几个宪兵押着年轻的邓蒂斯，正驶近一座耸立在陡峭岩石上的阴森森的城堡。这座四面濒海的古城堡就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法兰西国家监狱——伊夫堡。

邓蒂斯困惑地喊叫着：

“难道这不是伊夫堡吗？”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被宪兵押到这里。他挣扎，他反抗。于是宪兵们用黑布牢牢地蒙住他的眼睛。船靠岸后，宪兵们拖着他磕磕绊绊地朝监狱走去。一进牢门，宪兵从他的脸上扯去蒙眼布。邓蒂斯确信自己已经陷入可怕的伊夫堡监狱，委屈、愤怒、绝望顿时涌上心头，他高声喊叫：

“决不能把我关进这座监狱！”

宪兵们不理他的叫喊，照例推推搡搡押着他往前走。他边走边喊：

“不，我没有罪，我没有罪，我冤枉，放我出去！”

面貌凶恶的堡长用同这座监狱一样阴沉的声调说：

“祝入狱者平安！”

狱卒们押着邓蒂斯通过走廊，各个牢房里的囚犯一个个扒着栏杆好奇地朝走廊张望。

“走、走！”狱卒高声喝令。邓蒂斯呼喊，挣扎着。

堡长穿着高筒马靴，佩带军刀，回过头瞥了一眼，用阴沉的声

调叱责道：

“我们这里不许喊叫，在伊夫堡要保持肃静！奉劝你们记住这条规矩。”

狱卒们把邓蒂斯拖近一个大水桶，狠狠地把他的头按在水里，说：

“喝点吧！”

邓蒂斯差点被呛死，他仰起湿淋淋的头凄惨地呼喊着：

“哎，哎哟！”

狱卒们打开铁门，把邓蒂斯推进牢房，“砰”的一声把牢门关上。邓蒂斯吼叫着透过监视孔朝外望，狱卒“咔嚓”锁上监视孔。

清白无辜的邓蒂斯就这样怀着冤情开始了囚徒生活。

可怜的美茜蒂丝自从在订婚典礼上看着宪兵押走自己的未婚夫以后，一直没有得到丝毫关于他的消息，不知道宪兵把他押向何方。她孤零零一个人站在海边望着大海沉思。邓蒂斯曾任大副的“法老”号帆船的船主莫雷尔向她走近，关切地对她说：

“美茜蒂丝！很遗憾，我没有打听到一点儿新消息，有的宪兵认为他已经死了。”

“放风去啦！”一声令下，伊夫堡监狱里的囚犯们纷纷从各自的牢房里走出来，在狱卒的监督下通过走廊急忙朝外面走去。指定的时间过后各自又回到自己的牢房。

一个狱卒端着一盆饭走进邓蒂斯的牢房，在黑暗中定睛找到刚入狱的囚犯，说：

“吃饭！”

邓蒂斯此时此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见到堡长申诉冤情，他断然说：

“我要见堡长！”

“吃饭！听见没有？”狱卒重复说。

“我要见堡长。”邓蒂斯坚持说。

“堡长不会因犯人求见就来的。”狱卒解释说。

“我需要见堡长。”邓蒂斯不听解释，坚持自己的要求。

“吃饭吧，你这个疯子！”狱卒有些不耐烦了。

“我需要见到堡长。”邓蒂斯坚持要求，寸步不让。狱卒对他的顽固态度毫无办法，便端着饭盆侧身傍着他的左臂和藹地对他讲起故事来：

“在这间牢房里，曾住过一个疯老头儿。可狂呢！他要用一百万法郎换取自由。你也趁一百万法郎吗，啊？”

“如果你不把堡长叫来，我就设法藏在门后砸碎你的脑袋！就用这个方凳！”邓蒂斯指指旁边的方凳，提高嗓门威胁说。

“给，吃吧！”实心的老狱卒端着饭强行往他的眼前送。邓蒂斯使劲挥起左臂把饭盆打飞，连盆带饭落在地上，狱卒急忙闪在一旁，高声召唤另一个狱卒：

“波尔！”

波尔应声出现在眼前。堡长听到吵闹声，立刻质问：

“怎么啦？吵吵闹闹的，恣意行凶吗？”

“噢，不，现在只是威胁我。”狱卒回答。

“想干什么？”堡长问。

“他要藏在门后伺机用方凳砸我的脑袋。”

“把他押到下面去，应该把疯子和疯子关在一起。”堡长命令道。

狱卒听见堡长也提到“疯子”，不由得笑出声来。邓蒂斯逼近狱卒，双手揪住他的衣领使劲前后晃动他的身子，边晃边问：

“他是谁？”

“你要干啥？”狱卒吓得边向后退，边慌忙回答：“堡长别切尔。”

狱卒在应付邓蒂斯纠缠的同时，拍拍站在身旁的伙伴，说：

“波尔！把他绑起来，押到下面去！”

从此以后邓蒂斯开始了囚徒生活的新阶段——被关进更阴森、更黑暗、更凄凉的地牢。

2

几个狱卒手持火把照亮，押着邓蒂斯沿阶梯走下地牢。打开牢门，把囚犯推进牢房，首先是一顿毒打。一个魁梧凶悍的狱卒，腰上绑着围裙，围裙上鲜血淋漓，酷似一名屠夫。他用手揪住邓蒂斯的头发，把头狠劲往墙上撞，邓蒂斯被撞得凄惨地倒在地上，刚刚呻吟着挣扎起来，又被几脚踢倒在地。他好不容易踉踉跄跄又爬起来，还没有站定，那狱卒抡起拳头朝他的面部打去，将他打翻撞在石墙上。他刚刚缓过神转过身来正要向前移步，这凶狠的狱卒抄起一个方凳双手抓住凳腿，使劲朝邓蒂斯的头部砸去。旁边站着的狱卒喊：

“打死他！打死他！”

邓蒂斯顿时昏厥，瘫在地上，狱卒就势把他拖到旁边的稻草堆上。

这时候，邓蒂斯入狱以来一直急切想见到的堡长，嘴里嚼着什么悠闲地走了进来，漫不经心地说：

“把他铐起来！”

可惜此时此刻邓蒂斯已经被折磨得神志不清了，睁着双眼也认不出站在眼前的堡长别切尔！

阴森森的地牢里不见阳光，只在墙壁的极高处有一个小小的通气孔。湿漉漉的墙壁上、石缝间潺潺淌下的流水，像流不尽的眼泪，倾诉着无限的凄凉与悲哀。这就是邓蒂斯所面临的现实。囚兽犹斗，何况他是个清白无辜蒙受冤屈的热血青年！怎么能不愤怒、不狂暴、不争斗！他抡起牢房里仅有的一个方凳，狠狠地摔在地上，他疯狂地跃身扑向高墙，又反弹回来摔在地上。他绝望地哭

泣，呻吟……

邓蒂斯面朝墙躺在床上，忽然听到挖掘土石的声音。他蓦地转过身坐了起来，朝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同时走过去在墙上观察。这时挖掘声仍在继续，他全神贯注地倾听，发现石缝间有工具凿过的痕迹。紧接着，一块石头活动了，他又惊又喜地伸手取下石头，轻轻放在地上，墙壁上出现了洞穴。他倾身向里望去，看见洞口里出现一个老者的面孔，正在向这边探视。这白发老人看到邓蒂斯，感到十分惊讶并首先向他表示歉意，压低声音说：

“啊？请多多宽恕！给你添麻烦了！深感抱歉！我犯了个大错误！我挖了五十英尺（15.24 米）长的地道。费了三年时间。唉，由于没有圆规，把我害得好苦。按椭圆规律应该是四十英尺（12.19 米），结果挖了五十英尺。我本想到达……”老者突然想到应进到牢房里去讲话，一边准备往里钻一边接着话题往下说，“请让我进去吧！我本想逃出监狱，哪知遇到同我一样的囚徒。”

邓蒂斯从老人手中接过他挖洞时用的油灯，把灯吹灭放在一旁，然后帮助老人爬过洞窟，高兴地说：

“请进来吧！”

老人爬进邓蒂斯的牢房，十分警惕地敲敲墙壁，再侧耳听听，看来是想探测墙壁的厚度，又走到牢房门旁边听听动静，接着说道：

“先生，您贵姓？”

“邓蒂斯。”

“您叫什么名字？”

“爱德蒙。”

“您是什么时候入狱的？”

“一八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我入狱的时间比您早四年。我很高兴同您认识，我是法利亚。”

“无数珍宝的占有者。”邓蒂斯露出惊讶的神色。

“我确实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但是目前我分文没有。您听人说我是个疯子?”

“是的。”

“这很好。在伊夫堡内我算是最有名的人物了。每次检查员来到这里,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要见见我,问我有几百万珍宝。您对此不感兴趣?您已经丧失了对生活的兴趣?这无妨,我们把它找回来。”法利亚从一块破布上撕下一条,用它包扎好挖洞时受伤的手指,“允许我洗洗手。”

“请吧!”邓蒂斯陪同法利亚走到泉水处洗了手,然后返回原处一同坐下。法利亚一边擦手,一边继续他的话题,说:

“其实我也丧失过对生活的兴趣,而且不下二十次之多。最后一次是刚才当我看到您的时候。”

“您是意大利人?”邓蒂斯根据老人的口音判断说。

“讲起话来没有完,是吧?您说得对,只有意大利人才如此快速讲话。为了自我安慰,不听别人讲话,自己讲起话来喋喋不休。多年来,我常对他们说,分散的意大利公国应当联合起来,哪怕八至九个世纪暂时联合成统一的意大利国也好。我曾对他们强调过这点。因为我确信他们将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但根据目前情况判断……”

两个囚徒谈兴正旺,突然从走廊里传来脚步声。邓蒂斯警觉地向牢门处走去听动静,声音消失后转过身来含笑对法利亚说:

“他们听到您讲话了。”

未等邓蒂斯坐回原处,法利亚继续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政见:

“看到您的笑容,我感到欣慰,因为听了我的话而痛哭之前,聪明的人总是首先从笑开始。我是意大利人,但我关心的不仅仅是我的意大利。你们的法国也是对上帝的一份厚礼。不知您的态度如何,我却为你们的波拿巴王朝和所有的路易家族感到羞愧。路易十六例外,他被砍掉了头,及时清除了废物——这是一大成功。”

法利亚挖洞弄错方向是憾事，然而遇到邓蒂斯却又是好事。因为邓蒂斯年轻力壮，相互切磋经验之后可继续沿新的方向挖掘。于是两个囚徒决定同心协力为自己挖出一条生路。事实上，活着从伊夫堡出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伊夫堡的墙壁固若金汤，城堡上下都有卫队，里里外外戒备森严。

夜色朦胧，伊夫堡城墙上荷枪实弹的卫兵来回巡逻。两个狱卒抬着一个装有尸体的口袋要投进海里。他们与卫兵随随便便地进行着对话：

“这尸体是谁？”卫兵问。

“波拿巴王朝的部长。”狱卒回答。

“现在要成鱼食了。”卫兵开玩笑说。

“怎么，就在这儿扔？”一个狱卒问。

“行。”另一个狱卒回答。

“系上重物了吗？”

“系上啦，要再扔不远，会落到岩石上的。”

“不要紧，潮水能冲走。”

“对，事后向堡长报告完成任务就是啦！好，开始！一、二，总算顺利入海啦。”

邓蒂斯和法利亚继续挖洞。休息时间到牢房里聊天，修理挖洞用的工具。

邓蒂斯手持挖洞用的工具从洞穴里爬出，蹲在牢房的地上摩擦工具，抬起头问法利亚：

“你懂土耳其语吗？”

“懂，我来教你。”

“何必在这石窟里学习土耳其或其他国语言呢？”

“在这里艰苦，你安不下心来，是吗？”

“是这样，我又不是疯子。”

“不要鄙视疯子，同疯子可就任何题目交谈。疯疯癫癫一般来

说,是越过正常规范的一种超脱。但效果并非永远是坏的,先生。面对所谓的自由,您小看了这一艰苦环境的优越性。有朝一日,您会记起自己的青年时代和与我的交往就像您生命里最光辉的篇章。而这座可怕的监狱也将成为对您极为珍贵的圣物。您还没有经过拷问?”

“没有,但我挨过打。”

“不会就此罢休,还要进行精神上的折磨。”

“亲爱的长老!我在这里已经受了可怕的痛苦!”

“您指的可怕的痛苦是什么?”

“正当我结婚的前夕,我被不明不白地押进了这可怕的监狱。”

“事出必有因。”

“请您相信我。”

“犯罪的事实本身往往可能没有,但定罪的原因总会有的。”

“我丝毫不知道!一直在痛苦地猜想。但始终不明白,我为什么被关进这地狱般的监牢?”

3

“您为什么非要弄清楚?是不是有必要花宝贵的时间拘泥于弄清那卑劣的、可耻的肮脏勾当呢?”

“卑劣的?”

“够啦,够啦。您不是想知道您为什么坐牢吗?”

“是的。”

“那就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吧!”

“嗯?回忆什么?”

“原则上人能回忆起所有的往事,甚至包括未出母体时的往事。当然,科学是否定这种观点的。但是,天哪,可怜的科学也常常改变自己的观点!请您到我这儿来!要求您绝对听从我的指挥!请坐下!”